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鄰女語
第十一回 董二姑劉三姑脫離虎口 布政使按察使迎拜馬頭

話說此時直隸總督一心妄想，等著大師兄、黃連聖母，遣派天兵天將，轟退洋兵。豈知一直等到洋兵攻破天津城池，還是一個杳無消息。那時總督單身逃到楊柳青地方，又接到李秉衡兵敗自盡的軍報，不覺撫膺歎道：「中國的氣數大約是絕了！不然，怎麼有這些天兵天將、神聖菩薩，還打洋人不過呢？」後又有人來報：制台衙門上下家眷，都被洋兵擄去。制台聽了，號陶大哭。看看手下的兵勇逃亡將盡，自己想想無法，遂吩咐預備後事。同逃的家丁都怕連累，也都願他早死，好大家散伙。遂在鄉間，搶了一口棺材，送到制台大人面前。制台大人見了，又是一場痛哭，隨後穿好公服，吞了鴉片，自己爬進棺材睡好。等等不死。一直等到將近晚邊，遠遠看見烽火連天，殺聲震野。恐怕洋兵追來，不得好死，遂喚一個差官近前，對他說道：「我平日待你如何？」

那差官勉強說道：「恩重如山。」制台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托你一樁事體，你可肯照辦？」差官愕然不解所謂，因說道：「大人有什麼事，只管吩咐。」制台道：「我並無別事，只求你腰裡手槍，朝我心窩一放。」差官道：「標下不敢！」制台道：「你與其此時不肯，停一會，大家送把（給）洋兵去殺，你倒肯嗎？」差官想了想，終是不敢下手。忽又有一陣敗兵來報，馬軍們全隊退去通州。制台急了，大聲說道：「這時更無法想。左右前後，一無托足之處。不趁此時送我歸天，還待何時！」差官無奈，取出手槍，裝上彈子，掩著面孔，放了一槍。卻好中了腦蓋，頓時氣絕。釘好棺材，埋在荒地，各自逃生散去。

可憐這位北洋大臣，平時只不過一個庸愚無識之人，今日國破家亡，妻子莫保，反做了枉死之鬼。論他境界，煞是可慘；論他罪惡，卻有餘辜。做了一二品大員，只知依附權奸，不敢批鱗逆諫，弄到後來，求一善終而不可得。這是他自己罪有應得，死如其分，也不必說了。

再說天津破城之後，張德成張大師兄知道炮火厲害，不是可以輕於嘗試的，遂席捲平日所搶劫的貴重珠寶，走回自己船上。帶了十幾個伙匪，也不顧他的相好黃連聖母小金喜，扯起風帆，安排回家度日。走過各村，尚且耀武揚威，要各村各戶，預備供給。一日，行到一個村莊，他仍照前日行為，帶了兩個伙匪，向店主人硬索酒肉。店主不肯，以致爭鬧，引動了左右鄰舍都來解勸。

誰知冤家路窄，偏偏撞著仇人。店主隔壁一個人家，就是天津城裡逃下來的難戶，今日看見張大師兄自來索詐，便知道他是失水蛟龍。心中盤算了一回，要將他置之死地，除非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方能有濟。即攘臂向前，一手拉著張德成臂膊，說道：「大師兄，你犯不著同他們計較。你有的，人，停一會兒再來擺佈他就是了。」張德成呆了一呆道：「果然不錯。少遲一刻，請來試試我的手段。」言語雖硬，臉上卻有慌張之色，走出人叢，昂然而去。

店主聽見鄰人這個稱呼，便知是拳匪頭目，知他這一去，斷無好消息。正在兩難之際，忽見這鄰人立在店旁，說道：「掌櫃的，你怎的不認識這位張大師兄？你今日得罪了他，卻要小心才是。」店主道：「大哥說那裡話！我這村裡，是不信邪教的，怕他則甚！」鄰人說道：「不是說怕他。他在天津城，殺人放火，官府尚且無可如何，他還怕你這鄉下人麼？我勸你防備是好意，叫你留心。恐怕殺了來，你一單身人是不能抵擋的。」

店主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你說我村裡無人可以抵擋他，我把個樣兒你瞧瞧。」說著，就跑到裡間，拿出一面銅鑼，鏗鏘的亂敲一頓。立刻聚了一大堆的人來，圍著店主就問做甚。店主跳上櫃台，說道：「剛才有個拳匪，在這裡訛詐我，被他搶去一塊豬肉，請你們大家合力追趕。」大家哄然一聲，各自攜了防身器械，直奔河乾而來。這店主的鄰人也背了一個大鐵鋤頭，首先奮勇追去。將近追到德成身邊，猛力一鋤，頓將張德成一鋤打倒，正如李自成兵敗落荒一般，腦裂而死。後面同來的人，看見自家隊裡得了手，愈加踴躍從事。一擁上船，竟將這班同來伙匪，橫七豎八，打得他們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個個粉身碎骨而死。大家將屍身用在河裡，將船上所有寶貝，一齊取出，搭配瓜分。諸事已畢，大眾放起火來，把賊船燒光，就此了事。

再說轟士成防兵駐紮八里台，日夜預備與洋兵開戰，借著台地鹽包，砌成一個防營營盤。洋兵彈子飛擊營中，中了鹽包，沒有一彈得力。轟提督的營兵，看看洋兵利器不過如此，膽子大壯，共議出營陷陣。轟提督大喜，手執令旗，身先士卒，營門一啟，勇氣百倍。頭一陣即奪了火車站，第二陣又得了鐵路浮橋、紫竹林。租界裡面洋兵，當之輒敗。洋兵見了轟提督旗號，便心寒膽戰。轟提督如入無人之境，左右衝突，大為得勢。

正要渡過浮橋，直攻租界，不料租界對面樹叢中，暗裡射出一陣快炮，如連珠一般亂發，彈子如雨一般打來。轟提督向來打仗不肯落後，這回首受炮彈，跌落馬下。部下兵丁正在立意破敵，不防主帥有失，遂丟了打仗工夫，共來保救主帥。轟士成蹬足大呼，退出車站，尚且勉扶差官，奮力扼守。不料亂彈中又飛過一彈，恰恰打中轟提督肚腹，這槍彈衝過轟提督肚腹，尚飛出三丈來遠。部將差官眼看主將無救，遂收回八里台營中。洋兵乘勢掠過營盤，直攻天津府城。這裡轟營營兵，遂各自分股向內地退去。見了拳匪，若同不共戴天之仇，無不迎頭痛擊，竟把個直隸全省拳匪剿滅得乾乾淨淨。

洋兵既破天津城池，北洋大臣早已不知去向。惟見各門守城的兵丁，個個死在城上，依然手托快槍，立而不僕，怒目外向，大有滅此朝食之意。洋兵看了，不覺大驚，從此佩服中國北方練兵，不敢正眼相視。當由各國代為收屍，埋在一處，封為一大景觀。至天津城外有個小山，即是掩埋此輩之處，恰恰應了前次童謠「滿地紅燈照，這時才算苦」兩句讖語。後人有詩弔之曰：

萬國旗旗動地來，飛蝗鐵彈集城隈。
天津城上殘磚石，曾染男兒赤血來。
又曰：
諸君無術保平和，霍衛何如魏絳多。
不內修新政治，幸毋孤注擲山河。

洋兵一面收拾兵丁屍首，一面搜殺拳匪餘黨，將制台衙門裡官幕上下眷屬，一齊囚在一處，然後再到侯家後尋著黃連聖母。豈知黃連聖母尚在圍城，買了三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兒：大的叫做九仙姑；二的叫做董二姑；三的叫劉三姑。這九仙姑的名號，不知何所取義。有的說就是狐狸精外號，因狐狸成精時，尾巴上有九個黑圈，故名九仙姑。又有人說是九華山仙姑下凡，故名九仙姑。總而言之，無非是一派胡言。就是這董二姑，黃連聖母說他是董福祥董大帥的妹子董二小姐；劉三姑，是劉永福劉大帥的妹子劉三小姐，也是捏造出來的，並非真有其事。劉三小姐年紀頂大，最會勾搭相好。董二小姐也會尋搭姘頭。只有這九仙姑年紀頂小，長在聖母身邊，因為他進門最早，故照著進門前後，排了次序。論起三個仙姑，也不是良家子女，都是侯家後別家窩子裡的丫頭，全是張大師兄得了北洋大臣三千銀子，代他買的三個討人。三位仙姑平時看見同巷紅信人出條子，多坐的是極闊的闊包車。他到黃連聖母家，學會了紅燈照，就給他三人每人買了一部包車，到處替人看香頭。因為大師兄規矩，忌諱洋字，不許叫他的包車叫東洋車，因此起了美名，叫做雲車。三位仙姑的雲車，響鈴最多。跑起來，前後都跟著紅包頭小伙子拳匪二三十個，叫做雲童。

這日洋兵到了黃連聖母家中，董二姑、劉三姑剛在外面看香頭，只剩九仙姑在家。洋兵拿住他母女兩個，打上囚籠。卻早有人報信給董二姑、劉三姑兩個。因此董二姑、劉三姑得了信息，脫去紅衣，各自選了一個中意雲童，就是這樣逃走。至黃連聖母、九仙姑兩個，坐了囚車，一直推到各國都統衙門。這都統衙門就是北洋大臣衙門改的，離侯家後不遠。黃連聖母見了各國都統，言語不通。只見各國都統代他照了相片，重新裝在一個鐵絲籠裡，送他上船，要他到各國遊歷一番。這黃連聖母，一個下賤女流，闖下大禍，業已饒他不死，又不費分文，得以環游地球，也要算得前世修來的福氣。擱下慢提。

且說洋兵得了天津，不上幾日，即攻破北京。北京既破，李鴻章李傅相也到京城，開講和議。洋兵尚是進兵不已，又從天津進兵保定。李傅相嚴檄兩司，各保岩疆，不得與之接戰，以免和議多生枝節。直隸藩司廷雍，同了臬台接到此電之後，以為李傅相有

心降順外人。他也想學個乖巧，不等洋兵開到保定，就自己穿了公服，走出城外三十里接官亭上，遠遠跪著，迎接洋兵。洋兵官大為詫異，下馬扶起，團團圍住，問他來意。廷雍不通洋話，不知所對。洋兵官大起疑意，請他上轎同行，卻派了許多洋兵，軟禁他兩人，不許交頭接耳與跟從的人說話。走近保定城門，又見一個儀從赫耀頭戴大紅頂的官，拜倒塵埃。洋兵官更為駭怪，下馬將他扶起。請出一位從前在過北洋大學堂的大教師，向他二人問話。始知前頭在亭子上拜的是藩台，此刻在城下拜的是臬台。他兩個因為得了議和臣電報，要他迎降，故而拜倒馬頭，以冀饒他一死。

洋兵官說道：「他要降順我，只要城上豎一白旗就是了，何必作此怪相？」旁邊便有人說道：「這兩個人極是頑固，他要知道這個通例，他也不作拳匪頭目了。」洋兵官道：「他是拳匪頭目麼？」旁邊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我們當初在天津圍城中，幾乎被他殺了。」洋兵官聽了大怒，立刻叫手下洋兵將他二人綁起，口裡還罵道：「我看你的樣子，我就知道不是好貨！」此時他兩個不知說些什麼，心上只是後悔不迭，不應聽信李鴻章電報，親來降順外人。於今凶多吉少，卻待如何！心裡盤算一回，又哭了一回。

等到明日，各國總兵官均已到齊，又接著各國公使，也到保定。即在總督衙門大堂開了大會，擺列著四五十張公案，在監裡牽出他兩個，當堂審問。只見兩人跪在地下，口稱冤枉。上面正中一個洋人，打著京片子說道：「你這兩個罪犯，今天還有什麼說的？我在你們中國，代你中國教育許多子弟，辛苦了十幾年。你說我只會拿錢，不會教人做八股文章；只肯傳教，不肯實心辦事。你教你們總督圍了學堂，殺我師弟，一個個斬草除根。這話是你說的麼？你一計不行，又生一計，又叫你們總督照著山西毓賢的法子，騙了直隸全省的教士，去到保定，殺個雞犬不留。這話是你說的麼？你說咱們西洋邪教，抵不住你的萬法正宗；耶穌基督，抵不住你的黃連聖母。你怎麼今天也會被咱們洋兵拿著呢？你不拜耶穌的，卻為何又來拜咱們洋兵呢？」說得廷雍啞口無言，汗流浹背。

抬頭一看，正中坐的不是別個，就是平日與他為仇的北洋大學堂裡的一位教習。自知不妙，頓時失色。又聽那臬司哭訴道：「這些事情全怪我不上。我當初是極力的在內勸和。制台被我說的漸漸的有了回意。只有這廷藩司執意不從，他還罵我是漢奸。他仗著他與剛毅是親戚，一味橫行霸道，將我臬司不放眼裡。把我通飭剿匪的文書，一例批駁。反暗地通報剛毅，說我有反意，立刻下了一道旨意，將我革職。他心懷不平，還想殺我。虧得制台保了一折，勸我勉從眾意。無奈在衙門裡立了個義和團神壇，方得無事。並非我有意從匪。我衙門中現有公事底稿可查。只求洋大人到衙門取了全宗案卷，一看便知我不是個歹人了。」

洋兵官聽罷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不過是個熱中小人，知道甚麼是好，甚麼是歹！論起官職，自然他大你小；論起罪惡，自然他首你從。我於今與各國大人商量定了，免你一死，好麼？」臬台叩頭道：「謝謝洋大人的恩典！」各國公使、兵官公共商議好一會兒，寫出兩張判條擲下，命他二人同看。上面寫道：

直隸布政使司布政使某，身為大員，甘作匪首，誅戮教民，罪不容死，擬斬立決。直隸按察使司按察使某，始意剿匪，後乃附和拳黨，情尚可憐，暫且開釋，以觀後效。

二人看畢，一喜一憂，自不必說。頓時堂上傳呼劊子手伺候。臬台此時看了藩台上綁，那一種淒涼可慘之色，不覺自傷自悔，以為從此得了狗命，立誓再不為官。一會子廷雍綁出總督衙門，頓時身首分為兩段。劊子手呈上首級。堂上叫送與臬台看過，又吩咐道：「你可知道我們的厲害了。去吧！」那臬台得了命，方抱頭鼠竄而去。各國公使、兵官也大家散回各地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蝶隱加評：

裕祿慷慨死節，與李秉衡同一畏罪而死，並非存心大義。

聶士成之死最慘，死時肚腹已腐，因死時適在夏日也。

張德成一無知小民，較之李自成萬不及一，同為裂腦而死，意者天心厭惡，故設此嚴法以昭示後人耶？

二詩憑弔戰士，自有身分。